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宗白华 中西美学论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宗白华 中西美学论集

殷曼婷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 / 宗白华著;殷曼婷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南雍学术经典)

ISBN 978 - 7 - 305 - 05293 - 4

I. 宗… II. ①宗…②殷… III. 比较美学—中国、
西方国家 IV. B83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949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雍学术经典
书 名 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
著 者 宗白华
编 者 殷曼婷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6.25 字数 365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293 - 4
定 价 5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洪银兴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历史上各朝唯一的国家高等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皆可称为“辟雍”，而明代曾于北京和南京各设一所国子监，号称“北雍”和“南雍”。因此，作为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新式学堂，三江师范在当时也就承膺了“南雍”的美誉。1914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1888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的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

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受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蕴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粹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目 录

导读 认识你自己,改造这世界(殷曼婷)	1
宗白华先生论著精选	35
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	37
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	49
新文学底源泉——新的精神生活内容底创造与修养	51
青年烦闷的解救法	54
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	57
看了罗丹雕刻以后	60
自德见寄书	66
歌德之人生启示	68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90
略论文艺与象征	106
清谈与析理	109
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	112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	116
美从何处寻?	119
读《论美》后一些疑问	126
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	129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138
论素描——《孙多慈素描集》序	151
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153
《中国书学史绪论》编辑后语	160
《中国书学史绪论(续)》编辑后语	162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163
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176
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	196
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222
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229
艺术与中国社会	232
读画感记——览周方白、陈之佛两先生近作	236
凤凰山读画记	237
道家与古代时空意识	239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242
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	246
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248
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	269
形与影——罗丹作品学习札记	283
美学的散步(一)	286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	296
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	325
宗白华先生年谱简编	367

导 读

认识你自己,改造这世界

——论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与美学体系的圆融

殷曼婷

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宗白华无疑是一位令人赞叹而钦慕的人物。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他的著作算不得很丰厚,甚至他也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宏篇巨著,直至1981年他才出版了第一部论文集《美学散步》。但是,即使是在他寥寥数百字的文字中,我们也足以窥见宗白华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独特的个人风骨。

事实上,在三四十年代那个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宗白华并不是全然合乎大潮的人。在那个民族危亡系于一线的年代里,人们都焦急地在中西方文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寻找着一个答案:或是求助于西方科学优势与竞争精神,而贬抑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或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而拒斥正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胡适在此方面就颇具代表性,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反复强调着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古今中外的调和……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①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这一特征,张汝伦先生做了一个颇为精辟的总结:即其具有“以态度定思想”的特征^②。简单地说,这表现在对西方—中国、现代—传统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3·文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关系上的简化倾向。与这一主流倾向不同的是，宗白华并没有在这些关系中做出一个简单的抉择。他选择的是：在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以审美为路径，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化的美丽精神。这种建构审美乌托邦式的路径在当时的忧国忧民者们看来，或许因携带了一些空谈与避世色彩而被视为一种不谐和音。但是，而今当我们反思那一段岁月与那一代人的思想时，我们无法不看到宗白华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冷静审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情透视中，时时流溢出的对那个饱受践踏的中华民族的激情。宗白华并非没有立场，他只是没有急急地妄断立场。他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不啻为对那个岁月的最鲜明的回应，而他的艺术人生观则浓缩在他美学建构的一步步脚印中，带有鲜明的哲学与美学色彩，“文艺从它的右邻‘哲学’获得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使它能执行‘人生批评’和‘人生启示’的任务”^①。换言之，美学与艺术在宗白华整个思想体系中扮演了沟通者的角色，而“艺术人生观”则是宗白华这一思路的具体实践。

因此，如我们沿着宗白华的思想轨迹前行，我们将会看到艺术人生化不仅是他美学建构的起点，亦是他美学体系的归宿。而且，这一路径不仅贯穿着他美学思考的始终，他也以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做出了展示。这意味着，虽然以往我们大都关注于宗白华独树一帜的中西比较美学路径，或是他在现代视野之下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巨大贡献，抑或是他的感悟式语体风格对当下以分析推理为主要表述方式的美学研究及诗学研究的启示，我们对宗白华所做出的这一切成就的解读都需要放置在他的艺术人生观的视野下进行。反而言之，我们也只有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观照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精神内核。

翻开宗白华于1941年所写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这篇文章，我们或许会诧异，为何宗白华会取“人物品藻”来切入对魏晋精神的讨论？

^① 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真实》，《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为何宗白华会把晋人的“人物品藻”之美学视为中国人美感与艺术精神的发端？宗白华会关注魏晋精神，这并不奇怪。因为随着1927年鲁迅的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精神已经成为三四十年代的一个热点话题而被许多学者加以讨论：鲁迅从批判现实角度来读魏晋，读出了魏晋的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刘大杰借丹纳的时代、环境的理论框架来研究魏晋思想，带有明显的进化论史观^①；徐复观从玄学入手解读魏晋山水画以及艺术精神^②；汤用彤以玄学本体论的框架来观照中国思想史，等等。与他们相比，宗白华先生却是别具一格地把魏晋玄学与美学结合，从魏晋人格之美的层面加以观照，并以晋人的艺术心灵之美而推至解读山水画、书法之美。在这种做法中，宗白华极为鲜明地突出了他以艺术人生观为旨归的美学体系，并赋予了一般的艺术人生观所难以企及的宇宙观内涵。而宗白华的这一艺术人生观并非一蹴而就，从他对中国美学体系的一路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璀璨的艺术人生观的孕育与成熟。

当然，在现今来谈论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我们无法不联想到当下美学界炙手可热的一个话题：“日常生活审美化”，应该说，这两种路径在形式上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各自被提出时所处的历史语境及背后的理论根基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笔者窃以为，在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视角下反观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我们或许会对其现代意义有一些新的理解。

所谓“艺术人生观”，就是培养“唯美的眼光”，以艺术教育来“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早在1920年的文章《青年烦闷的解救法》中，宗白华就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

这种艺术人生观就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
使他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总之，就是把我们的这一生

① 参见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活,当作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这种“艺术式的人生”,也同一个艺术品一样,是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①

宗白华以为,应该把我们的人生创造为“一个艺术品”,这一设想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其实颇有些相近。按照《企鹅社会学辞典》的界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其中一层含义即为:“人们也在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当然,这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指涉的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从人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②现今,它的这一特征甚至有时会被局限于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一种受到美化的感官享乐。但是从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运动发轫之初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历史先锋派的艺术创作,还是列菲伏尔等理论家的美学倾向,他们都是选择以审美精神来建构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一路径所包蕴的是对一种创造性的、具有变革潜力的日常生活的渴望与信仰。就这一意义而言,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中所充盈的以审美精神来拯救民众、重构中华民族健康的文化精神的路径,自然彰显出相类似的价值取向与美学内涵。

然而,上述对“艺术人生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路径所做的简单比照,并非想要通过找出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挖掘出宗白华“艺术人生观”的现代意义。实际上,它们所依据的不同的理论语境,及其各自所包蕴的诸多精神内核更为值得我们关注。在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最为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它何以从一种批判性的美学设想泛化为消费文化的一个核心成分——对生活的美化与装饰?在此问题意识之下,如果我们反观上面所提及的“艺术人生观”在宗白华美学体系建构中的特殊位置,那么,

^① 宗白华:《青年烦闷的解救法》,《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② 转引自周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Nicholas Abercrombie,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 Turner Turner,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4.

宗白华“艺术人生观”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或许会呈现于我们面前。

一、以“艺术人生”创“少年中国”

不同于建立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之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宗白华先生是在迥异的语境下提出其“艺术人生观”的。这一语境不仅意味着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关联着宗白华在形成他自身的美学关怀时所身处的理论语境。依照美国后分析美学家丹托的观点^①加以理解，也就是宗白华“艺术人生观”所以得以确立并获得其合法性的那一理论氛围自有其特殊性。

“艺术人生观”的西方理论语境

就其“艺术人生观”所产生的具体语境而言，虽然宗白华早在 20 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民众“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以及他们在精神生活、理想生活需要等方面的心灵真空，并向民众呼吁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生活^②。但是，这与其说是在批判工具理性及消费文化对人类生存的损害，不如说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流弊而提出的批评。这种流弊也就是宗白华所谓的“现实人生主义”与“悲观命定主义”：

（一）现实人生主义：这是大半由孔孟哲学不谈天道，不管形而上学问题——超现实思想——的结果。他的流弊，使一般平民专倾向现实人生问题，不知道注意自然，发挥高尚深处，超现实人生，研究自然神秘的观念。他的流弊至极，就到了现在这

^① “把某物看做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Arthur C. Danto, “The Artworld”, *Aesthetics: The Big Questions*, ed. Carolyn Korsmeyer. Cambridge: Blackwell, 1998, 40.）

^② 参见宗白华《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 204 页。

种纯粹物质生活，肉的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境地。

(二) 悲观命定主义：这是大半由老庄哲学深入中国人心，认定凡事都有定数，人工不能为力，所以放任自然，不加动作。没有创造的意志，没有积极的精神，没有主动的决心。高尚的，趋于达观厌世。低等的，流于纵欲享乐。^①

就这一情况而言，“艺术人生观”的理论语境之一便是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对中国文化界的强烈冲击。虽然当时“二战”的爆发已经显露了技术的负面影响，但是技术理性尚没有发展至高度体制化阶段，而对于刚从封建制度中挣脱出来的中华民族而言，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少年”中国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迎战严峻的民族危机，尚属当务之急。在此情势之下，理性主义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与进取精神尚是改变中国面貌的一种重要手段。因而，当时的我国文化界对西方的理性主义普遍抱着乐观的态度。

然而，在西方思想中，除了理性主义之外，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看重的还有另一重要路径，即生命哲学的传统。虽然西方的生命哲学观与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对立性，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我国文化界对生命哲学的青睐却也显而易见。王国维、朱光潜、郭沫若、方东美等人都深受生命哲学之精神的影响，例如叔本华的审美直观说及天才说对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思想产生的影响；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与郭沫若早期有关生命是文学的本质的观点有着内在的关联；朱光潜早期从形象的直觉、超功利来理解美感经验，从而主张美化/净化人生的观点。同样，宗白华也深受着生命哲学的影响。

在1917至1920年间，宗白华认真研读了叔本华、柏格森、康德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深为其生命哲学的意旨所吸引。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创

^① 参见宗白华《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204—205页。

化”之说,以及他对本能直觉的强调,都对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观及艺术人生观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时时流露在他之后的论述中。如果说在 1917 年《萧彭浩哲学大意》这第一篇论文中,宗白华显示了他欲以“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的宇宙一本体观^①,那么,在 1919 年《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这篇文章里,我们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已经从自身的人生观出发肯定了生命的创造能力,“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宇宙观”^②。

由此可见,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精神的萃取其实相当值得玩味。他们对西方文明中创造、进化、进取精神的向往,以及生命本身的推崇,不仅突显出以西方美学来重构中国文化精神的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在他们的这种选择里无疑也流露出深深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痕迹。正如同宗白华在论及叔本华之“生命意志”观时不禁拍手称快一样:“吾读其书,抚掌惊喜,以为颇近于东方大哲之思想。”^③在此语境之下,尽管西方的生命哲学与理性主义处于针锋相对的立场上,但它们都被作为创化的生命及进取奋斗的精神而被宗白华吸收并加以本土性的转化了。

当然,在 1917 年间,初露锋芒的宗白华还是着重从西方生命哲学及理性精神中来探寻建构中国文化精神的路径,并提出了“艺术人生观”的主张。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他的《萧彭浩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等诸多研讨西方哲学的文字中,也显现在《说人生观》、《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青年烦闷的解救法》等文章里。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体系对宗白华美学体系的形成以及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着极重要的构架作用。在 1919 年的《说人生观》中,宗白华就已确立了从宇宙观的高度来决定其人生观的体系:

① 参见宗白华《我和诗》,《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 151 页。

② 宗白华:《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 79 页。

③ 宗白华:《萧彭浩哲学大意》,《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 4—5 页。

(一) 依诸真实之科学(即有实验证据之学),建立一真实之宇宙观,以统一一切学术;

(二) 依此真实之宇宙观,建立一真实之人生观,以决定人生行为之标准。^①

但是,从之后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发展来看,“艺术人生观”无疑伴随着宗白华美学体系的逐渐完善而日益成熟。或许,在他后期著述中较少出现对“艺术人生观”的集中论述,但可以说他所有的论述中都贯穿着这一精神,“艺术人生观”不啻为宗白华建构其整个美学体系的旨归。

拨动生命的心琴

其实,诸如艺术人生观这样的观点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并不少见,例如与宗白华同为“美学的双峰”的朱光潜先生就曾提出过“人生的艺术化”之主张^②,然而,与其他诸位学者相比,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却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性特征与个性色彩。诚如陈望衡先生所言,“在美学体系的建构上,朱光潜先生更注重心理学;宗白华先生更注重哲学。他们都从主客观的统一上来认识美的本质,但这种统一,在朱光潜先生是统一在主观的情趣上;而在宗白华先生则统一在生命上。”^③虽然这里是在谈他们两位在美学体系上的差异,但显然这其中也突显了他们在艺术人生观上的根本区别。而具体地说,这也就是落实到宗白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西方生命哲学所做的本土化转化。

如果说为宗白华早期“艺术人生观”提供合法化依据的框架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那么 1920 年至 1925 年的德国之行,则是宗白华思想发展轨

① 宗白华:《说人生观》,《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 17 页。

② 参见朱光潜《谈美》第十五章,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陈望衡:《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观》,《江海学刊》2001 年第 1 期。

迹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在这五年间,虽然宗白华理论著述不甚丰盛,但却为他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构建中国文化精神提供了契机,体现出这种路径上的转变的主要是他的两篇重要的文章《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和《自德见寄书》。

在1921年3月发表的《看了罗丹雕刻以后》这篇文章中,宗白华体现了他在生命观上的关键性的转折:

“……艺术是精神和物质的奋斗……艺术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艺术是自然的重现,是提高的自然。……”抱了这几种对于艺术的直觉见解走到欧洲,经过巴黎,徘徊于罗浮艺术之宫,摩挲于罗丹雕刻之院,然后我的思想大变了。否,不是变了,是深沉了。^①

可见,如果说来欧洲之前的宗白华所认同的生命本体论尚且遵循着叔本华、柏格森的哲学框架,那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宗白华会通中西、独树一帜的生命美学体系的萌芽——“这宇宙的图画是个大优美精神的表现”,因而,不是精神的生命被灌注到了物质界中,而是那本就是自然生命活力的自我表现,宗白华在罗丹的雕刻中、在直入青天的小树身上、在金黄色秋叶的光影那里看到了生命的源泉,感到了“美”。需要强调的是,宗白华这一次思想上的转折,更多的源自于他在罗丹雕刻前所直觉体验到的人生生命及艺术之真谛。因而,宗白华把这次经验比作生命迷途中的“一刹那的电光”,它确定了前行道路的方向,或者说坚定了宗白华沿此方向前进的信念。当然,笔者则更倾向于后一种,因为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我自己自幼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是相信创造的活力是我们生

^① 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09页。

命的根源,也是自然的内在的真实。”^①这本就是他铭刻于心的个人性情、人生关怀的又一次自觉,也是他对生命体悟的再一次升华。

在这种态度的转变中,宗白华已经有意识地离开了西方的“移情说”话语语境,而重新思考情与景的关系,也就是说,心与物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不是艺术家把主观情感单方面的灌注于物,而是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同情与一致颤动。在一首小诗中,宗白华向我们展露了这一情怀:

你想要了解“光”么?

你可曾同那疏林透射的斜阳共舞?

你可曾同那黄昏初现的冷月齐颤?

你可曾同那蓝天闪闪的星光合奏?

你了解“春”么?

你的心琴可有那蝴蝶翅的翩翩情致?

你的歌曲可有那黄莺儿的千啭不穷?

你的呼吸可有那玫瑰粉的一缕温馨?^②

这种对生命的新的体悟,促使宗白华去关心艺术的“同情”,并找到了“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何以可能的新的视角。^③换言之,宗白华在这种新的生命本体论中,找到了中西文化精神的融会点,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艺术人生观”生长的源泉。从1921年2月的《自德见寄书》中,我们则更可以把握到这一转变所处的具体语境,那就是德国战后学术界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赞誉,以及他们借用东方资源对欧洲文化的批判,这一状况不但启发了宗白华去关注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中蕴

① 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09页。

② 宗白华:《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16页。

③ 宗白华:《自德见寄书》,《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21页。